

探访知青小伙伴

■顾益

在上世纪70年代的“上山下乡”运动中，我没有在本地下乡，而是支边去了北方。工作几年后，终于有机会回家探亲。回来后与小时候一起玩的伙伴们聊别后的工作、生活，我说我那里的生活比在这边下乡的人艰苦，他们说在本地下乡的人肯定比不上我，我表示不信。“不信你去看。”他们说。于是，决定第二天去大云的一个村里，看看在那里插队落户的小伙伴吴弟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与吴弟的表哥，另一小伙伴小刘在县城人民桥旁集合。本来准备在人民桥旁的轮船码头坐船去大云，小刘说还是走着去吧，一是坐船到大云后还得走回头路，二是我们走过去还能顺路到他亲戚家转转，或许还能买上一只鸡。那时我们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，不怕走远路。就这样朝东走，在罗星桥那里向南踏上乡间小路。

我们走的乡间小路还算好走，不是田与田之间很窄的“田埂路”，而是比较宽的机耕路。本来我平时爬山爬惯了，走这“平坦”的路应该不会觉得累，但这次我感觉有点累，可能是因为我穿了皮鞋。小刘真的在亲戚那里捉了只鸡，我拿出5元钱给他亲戚，他亲戚坚决不肯收钱。

大约两个小时的路程，我们终于来到了吴弟的知青小屋前。知青小屋有三间房，东面这间房是吴弟住的，约20平方米。不过，吴弟此时不在家，对面供销社“下伸店”的店员告诉我们，吴弟出工干活去了，等一会就回来了。我们就不请自进推开了吴弟没上锁的知青小屋门。

这小屋的南北墙各有一扇小窗户，使屋内的光线显得比较明亮。在门口旁边有个“一眼灶”，灶头台面有点乌黑，那时还没兴贴瓷砖，石灰台面时间长了留下一些污渍便擦不干净了；灶旁有一口没盖子的小水缸，灶口处稻草堆了一地，屋中间放着一些农具。最里边靠北窗左面是一张朝南北方向放的“竹垫子”床；床前，也就是临北窗下有一张小长方形的木板桌（后来据吴弟讲这

张桌子就是饭桌，平时也在那里看书写字）；屋内还有一条长条凳、一只木水桶以及一些生活用品。从表面上看，有这些家具，一个人在这儿生活是可以了，但是实际情况却超出了我的想象。

我打开灶上的锅盖，里面贴在锅边上还有点剩饭（后来据吴弟讲这是他的中饭，收工回来后只要热一下就行了）。趁吴弟还没回家，我们先把锅里的饭盛出来，打算先烧水、杀鸡，再煮鸡、炒菜。然而等鸡杀好正要煮时，却找不到料酒、老姜和葱，只找到一点点盐，再看看米缸，米缸里没有米。小刘打算到对面的“下伸店”买点调味品，可“下伸店”的店员说不卖给他。为什么不卖？我到“下伸店”问，店员说吴弟还欠着店里的钱没还，这次又要来买，算谁欠的，什么时候还？当时我想，吴弟家又不是贫困户，怎么连买调味品也欠钱还不起呢？下乡就这么苦，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不能保证？平时口袋里真的没钱，要等到年底“分红”后才能把欠款付了？而小刘告诉我年底能分到几十元钱算不错了，有的还“透支”（即扣除已拿的米、菜、柴等之后无钱可分，甚至倒欠）。我是每月拿工资的人，只要平时不乱花钱，买些日常用品没有问题，真没想到他们下乡知青过的是这样的日子。小刘倒还好，到年底能分到几十元钱，可应付下一年的支出。

我了解到吴弟的这一经济情况后，我想既然来了，就“款待”一下小屋主人吧，改善一下伙食。我问店员，吴弟共欠了多少钱？店员说，十多块钱。我说由我付了吧，再买点咸肉、酱油、黄酒、老姜、葱等。店员迟疑地问我：“你带钱了吗？先给我看看钱，再给你拿货。”可能店员以为我是从外村来的知青，怕我拿了东西不给钱。于是，我拿出钱包打开夹层给他看，店员这才肯把我带的东西一样样拿给我，我结账时连同吴弟的欠款一起结了。

吴弟收工回来，看见我们来了显然很高兴，可他站在门口不知所措，我猜想他可能在考虑突

然来了三个人拿什么东西招待。表哥见状忙说：“锅里鸡都煮好了，就缺点白菜、青菜之类的，对了，米在哪里？”吴弟这才缓过神来，又匆匆出了门。不一会儿，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株白菜和一碗米。

白菜炒好后，米饭还在煮，我们就开始吃喝起来了。吴弟的表哥和小刘都问我，现在相信他们的话了吧，是不是他们的生活更苦？因为我在外地工作每月有工资可领，虽然没有大米吃，但有杂粮、面粉，又是集体生活，不用自己做饭，可以吃食堂。

说话间，我们发现窗外站着三四个人正往里看，还指指点点的。吴弟的表哥走到门口开门请他们进来，他们却站着不动。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小刘是隔壁村的知青，了解村俗，就把我带来的“牡丹牌”香烟拿到门口递给他们，他们挥手示意不要。又过了一会，门口走进来一位中年人，吴弟介绍说这位是政治队长（当时的政治队长主要负责组织学习、民兵管理、调解纠纷等工作，同时也负责对外来人员的“审查”）。

政治队长进来后，直接问我：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我当时就明白了要查我的身份，应该是有人“举报”了我这个“外人”，穿着本地还没流行的笔挺的西装、锃亮的皮鞋，抽着当时属于高级货的香烟，口袋里还有好几张十元面额的钞票，好像感觉有点来路不正。我理解他的“职责”，就从口袋里掏出我工作所在地的“边境地区居民证”，红色的封面，内页第一页（印有“边境地区居民证”的字）没给他看，直接翻到第二三页，左面一页印有鲜红的当地公安局印章，右面一页贴有我的照片，照片上有钢印。政治队长看了之后，连忙说“对不住，你们吃你们吃”，便退出了知青小屋。

后来吴弟考上了医学院，毕业后在嘉兴的医院工作，我也调回家乡工作了。一晃50年过去了，知青小屋既承载着我们的青春，也铭刻下那段艰难岁月的深刻记忆。

有些路

(外一首)

■陆勤方

有些路是在白天行走的
有些路是需要晚上去独行的
清晨出发，或者黄昏出发
沿途的风景依然
留着那些熟悉的身影
留着那些熟悉的悲欢离合，哭的笑的
都在寻找一种心境
平和安详，和气宁静
于是，就无论白昼
无论黑夜
晴朗天空，飘飘白云
心的那头，永远是记住

一种醉了的感觉

把一种醉了的感觉
将天空涂抹成燃烧
风景，在傍晚时分
仰望而成为炎暑
成为你我呼吸中的那份热，那份情

悄悄的，会让黄昏浇灌醉心的温度

我和我的学生(三)

■黄竞浩

在电话还是奢侈品的上世纪80年代初，书信是主要的通讯方式。我的这位学生，是和我书信来往最多的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在“学校办到家门口”的号召下，大队里的小学办起“戴帽子初中班”，我工作的乡镇中学也办起了高中班。我的这位学生是我教的第二届高中学生，来自隔壁公社比较偏远的地方。

他高中毕业，参加高考，但成绩不理想。那年暑假，我收到了他给我写的第一封信。他说回家后一直很郁闷，许多同学选择到县城的中学读高复班，准备明年再考，自己也很想去，但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。父母让他在家干活算了，说乡下人哪是读书的料，但他还是心有不甘，问我该怎么办。我很理解他处于人生第一次选择时的心情。我知道国家每年都征兵，所以，我给他回信，除了安慰之外，还出主意让他准备应征入伍，如果能当兵的话，既可以增加家庭经济负担，又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开了个好头。

他听了我的话，没去上高复班。就在这一年，他政审、体检合格，光荣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。

几个月后，我收到了他到部队后给我的第一封信。信里有一张他的照片，一身军装，精神气爽，腰间束着皮带，右侧还别着一把小手枪。在信里，他给我讲述了新兵训练的艰苦，说这些苦没什么，能扛得住。还说照片上的手枪只是个套子，是借来的，他们新兵都这样照相寄回家。他就是这样实在。

之后，他始终没有忘记我这老师，遇上种种烦恼都会向我倾诉。家在农村，父母都没有文化，就是跟他们讲，也无济于事，所以，每每有烦心事，一封书信寄到我这里，诉说的有之，讨教的有之。我呢，有信必回，给他说说适应环境的道理、待人处世的方法，帮他排解一些心头的郁闷。每次回来探亲，他都会穿着整洁的军装，特地到我家来看望我。

农村的孩子，很淳朴，早懂事。读书时十七八岁，瘦瘦的，到了部队历练，每回来一次，都感觉他长高了，长结实了，越来越成熟了。

后来，他终于有机会上了军校，毕业后担任排长，入了党，再后来升连长、营长，结婚了，家属随军。过了十七八年后，他才转业，回到家乡。回来后，他在机关工作，虽

然很忙，但我们经常会相聚。

前两年，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他体检时发现肺部有个肿块，我心里就很着急，催他去上海治疗。他在上海手术后回家，我就和他的几名同学一起，急匆匆地去他家看望。知道病情并不严重，而且切除的淋巴活检均是阴性，稍感坦然，心想这个难关应该过了。

可是两年后的一天，上午10点多，我接到他同学打来的电话，说他已于9时30分离世。正准备烧中饭的我，一时感觉晴天霹雳，茫然不知所措。怎么也想不到，他会走得这么快，这么突然。就在这之前，我碰到他单位的一位同事，问起他时得知他情况不太好。我马上约他的要好同学，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看望。之后，我一直在等电话，谁知等到的却是他已离世的不幸消息。我真懊悔，怎么就没有早点去见他一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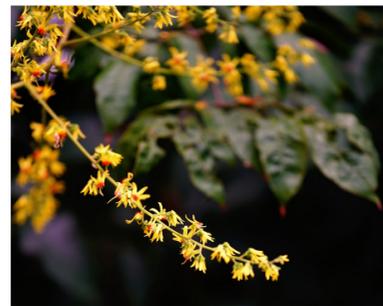
匆匆吃了中饭，我就急急地赶往公墓。走进灵堂，他的爱人一看到我，便失声痛哭。看着安卧着的他，我禁不住眼泪簌簌而下。

我坐在他的身旁，看着他熟悉的脸庞，真想再和他说话。想起前阵子，我在微信里让他发一张他孙女的照片，我看到一个可爱娃娃的照片，下面还有一句话：“我的宝贝孙因。”我实在想不到，当时他正在住院，且已病入膏肓。

每年，他们这些同学都要相聚，每次都邀请我，他也是每次必到。憨厚的笑脸，略带大通口音的话语，富有军人气魄的笔直腰板，融入大家的和谐气氛之中。就在去年，他们十几名同学，嘉善的，嘉兴的，杭州的，上海的，齐聚在嘉善某饭店，我拿出新出版的我和写的毛笔字赠送给大家，师生欢聚，其乐融融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那天，他身体不适，但是他说“同学聚会，我撑着也要去的”。席间，我们竟都不知道他是强忍着病痛而来，如此坚毅，如此重情。

为了弥补他病重期间没有去看望的遗憾，在最后的三天时间，我天天都去看望他，直至送入天国。但即使看上百次，也无法弥补遗憾。我暗暗地说，逝者长已矣，存者徒伤悲。当我们这些师生再聚的时候，我们到哪里去找你！

风雨终歇，吹落的花瓣终将归于大地。愿他如曾绚烂绽放的花一般，以另一种形式存于自然，永远被我们铭记。



栾树花开秋意起

■江峰

藏在一朵花里

■梅萌

我的祈祷，藏在花瓣弯成的密室
每一层褶皱都在
校准光的入射角度
花的脉络是洞开的丝绒
花蕊的藏宝匣，镌刻着
自然界千亿年的密码
阳光来认领时
水光，正渗入花粉的调色盘
蕊柱垂下悬梯
所有通向春天的路
挂上一只虫茧的触须
等待蝶眼转动年轮
直到根须在黑暗中
编织出新的经纬
花粉仍停驻在纤维的转角
成为时光最安静的逗号
我的祈祷
最终沉淀为秋天的果核
那些被花瓣加密的春天
正在秋日的蜜罐中，重新酝酿

